

声乐室内乐作品的叙事体裁特征

刘霞

湖北科技学院音乐学院, 湖北 咸宁 437000

DOI: 10.61369/SDME.2025280045

摘 要：声乐室内乐作为声乐艺术的重要分支，融合了诗歌、音乐与表演的多重叙事功能，具有独特的体裁特征。本文通过对舒伯特、德彪西两位作曲家的声乐室内乐作品的文本结构、音乐语言与叙事策略的分析，探讨其在叙事建构中的表现方式与美学意义，揭示了室内声乐是如何通过音乐与诗歌的融合来实现叙事的时间性、人物性与情感性。声乐室内乐不仅是一种音乐的表现形式，更是一种深具文学性与戏剧性的叙事体裁，其叙事特征体现在音乐结构对诗歌内容的回应、角色视角的转换以及情感线索的铺陈等方面。本文旨在提升歌唱者的艺术修养与演唱技巧，为声乐室内乐的教学、研究与表演提供借鉴，进一步拓展音乐叙事学的研究视野。

关 键 词：声乐室内乐作品；叙事体裁；音乐叙事；诗歌与音乐

Narrative Genr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l Chamber Music Works

Liu Xia

College of Music,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ning, Hubei 437000

Abstract： Vocal chamber music, as a vital branch of vocal art, integrates the multifaceted narrative functions of poetry, music, and performance, possessing distinctive genr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pressive methods a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narrative construction in vocal chamber music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textual structure, musical language,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found in works by Schubert and Debussy. It reveals how vocal chamber music achieves narrative temporality, characterization, and emotional depth through the fusion of music and poetry. Vocal chamber music transcends mere musical expression to become a profoundly literary and dramatic narrative genre. Its narrative qualities manifest in how musical structures respond to poetic content, shifts in character perspective, and the unfolding of emotional threads. This study aims to enhance singers' artistic cul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techniques, offering insights for teaching, research, and performance of vocal chamber music while broadening the horizons of music narratology.

Keywords： vocal chamber music works; narrative genre; musical narrative; poetry and music

声乐室内乐（Chamber Vocal Music）通常指为独唱与小型器乐组合（如钢琴、弦乐四重奏等）而作的声乐作品，体裁包括有艺术歌曲（Lied）、声乐套曲（Song Cycle）、民谣等。不同于歌剧、清唱剧等大型声乐体裁丰富的戏剧性，室内乐声乐作品更强调个体情感的表达与诗歌意境的营造。尽管其形式较为简洁，但其在叙事结构上的表现却不容忽视。叙事作为文学与艺术的重要表达方式，近年来在音乐学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音乐叙事学（Musical Narratology）试图揭示音乐是如何像文学一样构建时间、人物与情节的。声乐室内乐因其与诗歌的紧密结合，天然具备有叙事的可能性。本文从叙事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室内声乐是如何通过音乐与诗歌的融合来实现叙事性，分析其体裁特征，并以典型作品为例进行分析研究。

一、声乐室内乐作品的叙事基础：诗歌与音乐的融合

（一）诗歌的叙事性：抒情诗中的“隐性情节”

声乐室内乐作品的文本大多选自著名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诗歌。尽管抒情诗以表达情感为主，但其中常隐含叙事的线索：如时间的变化、人物的回忆、情境的转换等。例如，威廉·穆勒（Wilhelm Müller）的诗歌《冬之旅》通过第一人称（年轻的旅行者）的视角讲述了他在冬季旅途中的孤独和绝望，和对失去的爱情的悲苦。隐含了“离开城镇—穿越冰原—抵达荒原驿站—产生

死亡幻觉”的物理路线，时间性为音乐提供了“进行曲—停顿—圆舞曲—葬礼进行曲”的宏观节奏模板，具有明显的叙事结构。正因如此，舒伯特将文本中深邃的叙事性和自身丰富的情感融为一体，完成了诗歌与音乐的双向互动。舒伯特精确地将诗歌的故事和情感融入了音乐中，通过旋律、和音以及精致的钢琴伴奏的设计，营造出了—种强烈的感情氛围。^[1]

（二）音乐对诗歌叙事的回应：从“配图”到“共谋”

音乐并非被动地为诗歌“伴奏”，而是通过旋律、和声、节奏等手段对诗歌内容进行再创造。在室内乐编制里，钢琴不再只是

基金项目：2022年度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洲艺术歌曲的叙事性研究”（项目编号22Q188）成果。

作者简介：刘霞（1992—），女，湖南益阳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学理论。Email:2623434691@qq.com.

“伴奏”，而是场景的设计师——前奏、尾奏用音型来描绘自然和氛围；第二主体——间奏以不同的性格旋律与人声形成对话；潜台词提供者——通过和声色彩、节拍错位来暗示诗人未明言的情绪。以舒伯特《魔王》为例，钢琴右手部分连续不断的三连音伴奏织体模仿马蹄声贯穿全曲；而当儿子三次惊呼“Mein Vater, mein Vater”时，钢琴左手突然转入减七和弦，把文本未写出的“死亡阴影”实体化。舒伯特运用多段体的自由曲式结构，通过不同音域与节奏的变化，生动形象的刻画了父亲、儿子与魔王三个角色，使音乐本身成为叙事的参与者。正是由于音乐本身的叙事特点，文本的力量，不仅再现了诗歌的情节，还拓展了其情感与象征意义。正如德国叙事学家沃尔夫·施密德，在其著作《叙事学》中提出的影响叙事概念的两个趋势，他指出：“在叙事经典理论中，作者和讲述事件之间存在中间人是叙事作品的主要特征。”^[2]在这首作品中，这个“中间人”无疑是声乐表演者。

（三）室内乐编制特有的叙事机制

“一人一声部”——角色分配。弦乐四重奏加人声的五重奏歌曲（如勃拉姆斯《四首严肃的歌》Op.121）中，因大提琴低音区音色与教堂管风琴音色接近，因此大提琴往往被赋予了“死亡”和“宗教”的主题；第二小提琴则常以不安分的切分音型扮演“质疑者”。由此可见，编制能使每种音色与动机更容易被听众“人格化”。

无指挥——即时叙事。室内乐的排练强调“眼神一呼吸一肢体语言”同步，这种“集体即兴”使音乐的时间推进就像戏剧对白一样可以随意伸缩：歌手可以在关键单词上延迟50-80 ms，钢琴立即以“悬停”的和声配合；小提琴可在间奏提前1拍进入，暗示“角色抢话”；表演者的身体也被纳入叙事符号系统，实现“视觉一听觉”的双重叙事。

私密空间——“私语”效应。小型厅堂即使使用弱奏（pp-ppp）与微小身体动作（歌手眼神、钢琴踏板半踩）仍能被观众清晰感知，从而把“内里独白”放大为共享体验。这种“私语可闻”的效应是大型歌剧与交响合唱无法比拟的叙事资本。

室内乐的叙事基础不在于它“讲述了一个故事”，而在于它能利用小型化、协作化与私密化的载体条件，把诗歌文本中的时间、角色与意象转化成可被即时感知的音响符号，并通过表演者的“集体即兴”与观众的“近场聆听”形成一种“共谋式”的叙事体验。正是这种“文本—音响—情境”三元互动的机制，使室内乐成为19世纪以来诗人与作曲家探索“心理戏剧”与“象征意象”最重要的试验目标，也为现今音乐叙事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分析样本。

二、声乐室内乐的叙事结构特征

（一）时间性的建构

叙事的核心在于时间的展开，室内声乐通过音乐的时间结构（如速度、节拍、重复、变奏等）对诗歌中的时间线索进行组织与强化。这种微型音乐形式不追求宏大的叙事铺陈，而是在碎片化与完整性之间、瞬间与永恒之间搭建起精巧的时间性叙事建构。

例如，在舒伯特的《冬之旅》中，24首歌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时间线，从旅程的开始到心灵的终结，音乐通过调性的变化与情绪的递进，强化了时间流逝的感受。

（二）人物视角的转换

室内声乐通常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带领听众直接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音乐通过音色、旋律线条与节奏变化，来表现人物的情绪波动与心理进程。例如，在沃尔夫的《意大利歌曲集》中，每首作品在两到三分钟的音乐时间内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情感世界，不同歌曲展现了不同人物的情感状态，音乐通过细腻的语调变化，将人物形象勾勒的更加立体。

（三）情感线索的铺陈

室内声乐强调情感的细腻表达，其叙事往往围绕一条情感主线来展开。音乐通过动机的发展、调性的转换与和声的色彩，对情感进行层层推进。例如，在克劳德·德彪西的艺术歌曲《波德莱尔歌曲》（五首）中，《阳台》《黄昏的和谐》《喷泉》《沉思》《恋人之死》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微妙的情感体系，音乐则通过模糊的词调性、流动的节奏与和声进行，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转化为音色与和声的细微变化，使情感线索如按暗流般在平静表面下涌动，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情感氛围，使叙事更具象征性与内省性。

三、声乐室内乐典型作品分析

（一）弗朗茨·舒伯特的《冬之旅》——孤独者的叙事旅程。

《冬之旅》是具有典型叙事特征的声乐室内乐作品，是德国艺术歌曲中的里程碑式作品。《冬之旅》中的音乐呈现出不仅是对诗歌情感的反映或延续，而是在某些时候发挥着独立于诗歌的表达作用，甚至可以对诗歌进行重新诠释或重塑。^[3]整部套曲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讲述了一个“流浪者”在冬日旅途中的心路历程。音乐通过调性的下沉、节奏的迟缓与旋律的断裂，来表现主人公从失落到绝望的情感变化。每一首歌曲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借用保罗·利科的“时间叙事”理论^[4]，笔者认为《冬之旅》构建了一种反向时间性，不是“情节推动时间”，而是“温度递减扭曲时间”。

从叙事视角来看三重“我”的裂解与冷距离。歌词中的“我”由第一人称频繁滑向第二人称，自我呼告（“晚安，我的爱”），形成自我疏离；音乐中的“我”在《菩提树》（Der Lindenbaum）中，由歌曲开头的E大调转向e小调中段，象征了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和动荡，后段歌声停拍瞬间，钢琴以弱奏模仿尾音，如“未来的我”提前回答了此刻的自己；表演中的“我”，室内乐近场（3-5米）使气声、指尖刮键、踏板吸气清晰可闻，“我”的扮演者被观众目击，由此第一人称非但未制造“代入”，反而呈现“冷距离”——浪漫主义时期罕见的异化叙事，为“失温”奠定了听觉基础。

从叙事时间来看把“故事”冻成“标本”。前置结局，第1首《晚安》前奏出现的a小调和弦与第24首末和弦相互呼应，旅行尚未开始却将“死亡和弦”早早摆放，有一种时间被掏空的感觉。

觉。《汨河》中循环而非线性的三音动机（由一个下行的三度音程“E-C”和一个上行的二度音程“C-D”构成）在24首中反复发展和变奏，调性区域呈五度下行，对应体温递减，营造出一种温柔、而又充满期待的氛围。后12首速度标记普遍慢于前12首，节拍暗示着心跳递减，叙事不是走向高潮，而是越说越慢直至失语。

叙事结构：24条裂纹拼成莫比乌斯环。

结构策略	音乐体现	叙事效应
前置动机	第1首前奏=第24首尾声	故事被剧透，时间环闭
镜像对位	《春梦》A大调→a小调	同一歌词两种命运
缺席重复	空拍动机贯穿	从“告别”到“死亡”，负形逐渐实化
调性体温曲线	五度下行	听感=皮肤失温，曲线可循环

表一

由此可见《冬之旅》24首歌曲形成莫比乌斯环，表面呈线性裂纹，从第24首作品结尾即可无缝滑回第1首作品。舒伯特的叙事意象成为作品的感官手法，超越了原诗的意境与情绪，表述着自身的情与思。^[5]

（二）克劳德·德彪西的《波德莱尔歌曲》——象征主义的叙事语言。

19世纪的法国正值民主政治的革新，当时象征主义诗歌领域主要有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代表人物，他们主张通过扑朔迷离的语言激起人们神秘的联想，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意象来暗示象征隐藏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世界。^[6]因此德彪西的艺术歌曲深受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叙事方式更为隐晦。在《波德莱尔歌曲》中，音乐通过模糊的结构与色彩性和声，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叙事氛围，叙事不再呈线性展开，而是通过意象的叠加与情感的暗示，引导听众进入一种象征性的叙事空间。

《波德莱尔歌曲》中的五首诗分别为《阳台》《黄昏的和谐》《喷泉》《沉思》《恋人之死》，不同于传统的叙事歌曲对情节的线性铺陈，其诗歌之间其实并无连贯的故事情节，但德彪西用调性、动机、音色把他们串联成了一条“记忆-沉醉-瞬间-静观-死亡”的情绪暗线。（见表二）

歌曲	情绪锚点	音乐手法	叙事功能
阳台	记忆中温暖的夜晚	钢琴右手持续C大调琶音，声乐线条悠长	设定“回忆”的时空坐标，像电影开场的长镜头
黄昏的和谐	黄昏来临，感伤、孤独、苦痛的情绪	诗中每节押环抱韵，“回旋”结构	记忆开始循环，叙事时间被打散
喷泉	爱情的喜悦，欲望的爆发	密集的琶音、频繁的调性转化	“现在时”的感受，打破回忆
沉思	自我凝视的静止	单音重复，和弦长时间悬置，无明显终止	叙事暂停，进入内心独白模式
恋人之死	死亡作为永恒重逢	回到C大调，但加降六级，音色冷峻	情绪弧线闭合，死亡被美化为“另一夜”

表二

德彪西的《波德莱尔歌曲》用一种独特的“印象式叙事”，他不讲述故事，而是绘制一种精神状态的流动地图，用音乐构建起灵魂的内在景观。在《阳台》中，德彪西的音乐叙事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非时间性特征，钢琴部分不再是简单的伴奏，那些分散的和声片段如同气味与影像的碎片，悬浮在声音的空间中，成为记忆本身的物质载体。结尾钢琴在低音C长音上熄灭，刚好与《恋人之死》中人声最后一音一样，这种“调性回零”构成的叙事锚点，仿佛意识每次浪游后都回到“记忆原点”，使五曲形成“螺旋—返回”而非“直线—发展”的叙事轨迹。人声旋律线也有别于传统咏叹调的连贯线条，以朗诵般的断续音调模仿回忆的涌现方式，没有“从前”到“然后”的时间推进，只有“芳香”“暮色”“爱人胸口”等意象的呈现，就如同印象派绘画中并列的色彩点，在听众的意识中自行组合成完整的情感体验。

德彪西的音乐在和声、曲式、旋律发展上突破了传统的叙事特征，全曲贯穿了新颖的构思方法，更多的受到了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通过德彪西作品中的意向塑造，确立了一种属于现代艺术的音乐叙事范式。虽然德彪西的歌曲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被称作“最富于个性的歌曲作家”。^[6]

四、结语

声乐室内声乐作为一种融合诗歌与音乐的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叙事体裁特征。它通过音乐语言对诗歌内容进行再创造，实现了时间、人物与情感的多重叙事功能。这一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视角、时间处理、空间营造、情感表达以及象征隐喻，构建起了一个充满魅力与深度的叙事空间。它不仅为听众带来了美妙的音乐享受，更引发了人们对人性、情感、命运等永恒主题的深刻思考。本文通过对声乐室内乐作品的分析，揭示了室内声乐在叙事建构中的表现方式与美学意义，也在提升歌唱者的艺术修养与演唱技巧，为声乐室内乐的教学、研究与表演提供借鉴，进一步拓展音乐叙事学的研究视野。

参考文献

[1] 周庆鑫. 舒伯特声乐套曲《冬之旅》演唱分析 [D]. 河南大学, 2021.
[2] Шмид В. Наррат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8.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312 с.
[3] 李鹏. 舒伯特声乐套曲《冬之旅》中音乐与诗歌的互动研究 [J]. 当代音乐, 2025, (09): 117-119.
[4]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 vol. 1 (Chicago UP, 1984).
[5] 黄雅. 舒伯特《冬之旅》的叙事性探究 [J]. 戏剧之家, 2021, (31): 77-78.
[6] 胡安. 试析德彪西艺术歌曲的意象塑造——以《波德莱尔诗歌五首》为例 [J]. 艺术评鉴, 2019, (04): 10-12+6.